

书评

所有的故乡都需要一块文学飞地

——读龚静染新书《我们的小城》 □成都凸凹



诗人龚静染写给故乡的书中,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随笔、散文,惟独没有诗歌。为什么会这样?读了他的近著、文学作品集《我们的小城》后,似有了答案。龚静染的故乡是座小城,在乐山治地上,叫五通桥。以前,于我,五通桥是无名的,因而知之甚少。现在终于得晓,在一些时间节点上,五通桥实则是一处丰饶而富有大名的所在。它的历史、山水、动植物、边地口岸、美食、故事,尤其昌鼎一时的盐业、抗战期间名人出没的流寓文化,无不为它的丰饶作出多维至繁复的指证。正是这种丰饶和繁复的城堡式文化堆积,让诗歌的介入与言路,显出捉襟见肘、担雪填井的窘况,露出勉为其难的一面。这当然不是文种式样的对与错,更非高下之分,实则是诗歌的功能与表达的美学原则要求使然。由是,诗歌是不堪承载这位叫龚静染的作者对故土的精神还乡的,或者说诗歌这门从喻说、从高蹈、从短制的艺术,没有非虚构作品和小说来得立体、全面、深入、明白和踏实。正是基于这番考虑与归认,出了十余种书,也为故乡写过不少诗作的龚静染至今也未给故乡献上一部专门的诗集。

《我们的小城》就是一部只收入了非虚构作品和小说作品的书。非虚构、虚构,两种南辕北辙、完全相左的向度与立场,被作者硬生生扯在一起,来了个软着陆。二者艺术走向各异,却有着同一宗艺术目标,那就是,从当下的河流枯臭、帆影成空的故乡退回去,退回到童年的故乡、民国的故乡、明清的故乡、唐宋的故乡,从广大的历史中提纯故乡的美与味道,藉此为现时的物的故乡,再造一个文学的故乡、精神的故乡。这再造的一个故乡,它隶属于故乡,又仄身超拔于故乡之外,实乃故乡的一块飞地。是的,龚静染著述《我们的小城》,完全可视作他为自己的故乡开辟一块飞地。他说:“关于五通桥,从写作的角度对我它有三个思考。首先它是一个盛于清民时期这个大时代下的小城,这是时空;其次它是川南的一个大盐码头,这是地理;第三它是与我的童年相关的故乡,这是生活。这三者是我写作取之不竭的源头。”

故乡是人类的入口,也是我举证的依

凭、行走的护照和人生参照物,更是人类的落叶地与灵魂出口。人类最美好、最持久的集体性情感,无不牵挂在故乡的地标上。是以,所有的山水都需要成为故乡,所有的故乡都需要匹配一位作家、一块文学飞地。为故乡五通桥设计、开辟、建构、修葺、匹配飞地,龚静染从三方面作了有效探索与艰苦努力。

写小说,虚功实做。《我们的小城》收入小说作品三件,皆为中篇:《云豹》《失踪记》《轻舟》。但凡非虚构能够为作者的故乡建设出一块作者满意、作者故乡亦满意的文学飞地,作者便不会狗尾续貂,再用小说的方式修葺飞地了。任何一门艺术都有自己的局限,非虚构的第一要义就是寻找、挖出并呈现一个实字。可是,你寻找、挖出的就真的是实?即便是实吧,那呈现的过程中,你能保证没有遗漏和偏差?最大的问题是,太多的实,在时间的折腾中,暂时甚至永久消失了。如此困境中,非虚构中的实,即残损的实、缺失的实,还能承担为飞地打基的使命?再者,较之小说,非虚构在建构细节、温情、趣味、内心和故事等方面,也是大大见拙逊色的。而故乡的飞地,必须是全面的、完整的、比故乡更真实更美好的飞地。所有的这些诉求,正是小说进入的理由。读这三件虚构作品,你会有个感受,除了主人公名是虚构的,其他全是非虚构。小说中的地标、风物,完全可以在故乡作实地唤魂与对应。其他的虚构,也有着推理论谨

细密的逻辑上的真实——至少达到了我没有证据说服你,你也没有证据推翻我。就是说,小说的出现,专为捕捉四散在时间雨林中的实而来。研究,比对这些小说,会发现,它们无不是作者向李劫人《大波》致敬的收获。

无问虚实,向木匠学习。制一只玲珑的玩具,打一套别致的家具,建一幢巍峨的宫殿,面对出现在世上的一件一件全无重复的作品,木匠笑了。从虚到实,从无到有,木匠在设计、选材、下料、布工、组装等工序中施加的手艺,恰比作家的文字,“像刨花一样绚烂,带着某种劳动的美感”。跟诗人、作家一样,木匠一个人就是一座工厂,一个人就是一部工种大全。车铣刨磨,钻镗锯锤,研磨划装,全都顺着他的内心、眼睛和肌肉游走,所有的虚词皆与实词结对,所有的形容词都与动词伴行,并最终在一双巧手上具象成像,宣示时间学和人类学的价值观。用虚实相切的手法与路线,最终结晶出实的坚果。我以为,这正是龚静染将这本虚实混编的新书的自序命名为《向木匠学习》的原因。再说一句,作家与木匠的胜利,都是想象力、创造力与精湛手艺的胜利。文法一凸一凹,木技一榫一铆,皆实打实真功夫,来不得半点走展与假打。

“每个作家都会把独有的生活带入作品,特别是幼年的感受、故乡的印象、对小城之外的想象与虚构。我未来的写作,仍会从故乡的地缘扩展。其实一个作家不需要走得太远。大概,我一生也走不出那座小城。”龚静染开宗明义告诉我们,他一生都会守着故乡,在故乡的专属领地,打井提水,开灶熬盐。即便故乡的盐流离失所,也能藉一块飞地,重返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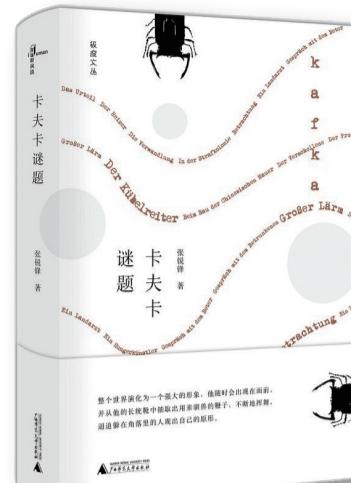
可是,你醉心于自己邮票那么大一块地方,在自己的童年语汇中自娱自乐,文本如斯,读者读得下去吗?“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藏在字里行间,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你不想知道的东西……尽管如此,你想知道它们,没有什么能阻止你这样去做。”加拿大诗人作家阿特伍德对卡佛小说的独特理解,我想,也完全可挪作对龚静染作品的有效回答。

(《我们的小城》,龚静染著,重庆出版社2017年10月1日出版)

■新书品荐

特约撰稿:李林荣

《卡夫卡谜题》,张锐锋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2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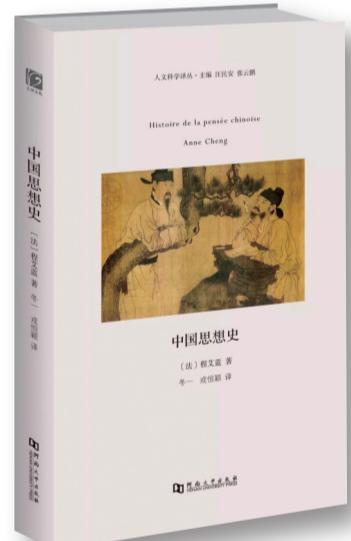


最初在5年前以片段刊发和整集出版的方式同问世的《卡夫卡谜题》,是作者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醒目标记,它使得已持续20多年的“新散文”探索,在文体形态上又显现出了新取向和新风貌。原先在“新散文”中发展得很强势也很摇曳多姿的作者一个人的声音和一个人的形象,到这里从单数变成了复数,从一个腔调的变化、一个视点的游弋,变成了双声对话、复调错杂。相应地,作品中展示的内容及其形式架构,也从单线单边的推进和累积,转向了双曲线式的对称延展和互相关联。

87个主题引领87篇笔记,如星辰在天、灯火在野,虽只是点点微光,却照样驱散满目漆黑,把一派夜色辉映得光亮可人、清晰可辨,并且也暖意十足。恰如作者在书前自序中所说:“我陆续阅读卡夫卡的各种作品,包括他的书信和日记。有时也做一些凌乱的笔记。我是一个树林里的打柴人,将收集的柴火堆放在一起,并在带着斑点的一片阳光里捆紧了我的柴捆。我知道,冬天用来取暖的火焰就藏在这些枝条不太规则的形象里。”卡夫卡在这里是否显出了真身?卡夫卡的各类作品在这里是否得到了彻解?一句话,卡夫卡作品的字面和文思里贯穿、隐含的谜题,在这里是否都揭开了谜底?这些问题,都与《卡夫卡谜题》有关,也都有理由在读完《卡夫卡谜题》全书之后再作省思。但《卡夫卡谜题》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关键价值,归根结底并不在此。

卡夫卡和他创造的文学世界,之所以成为一个谜面,或者说卡夫卡的每一篇作品之所以都成了一个谜面,关键在于接受和解读他的“我”对自己深陷其中的写作习惯和话语模式产生了不满和警觉。这是卡夫卡的作品成了“我”意识中的一片树林,而“我”则扮演起樵夫的角色,穿行林中、四下踅摸,一心一念要在那儿打些柴火,以备御寒过冬之用的全部原因。卡夫卡谜题的成立和破解,都以这一原因为前提。在文学表达和文学思维上还没有匮乏感和警觉心的人,不会意识到卡夫卡谜题的存在,也不会发现作者在《卡夫卡谜题》里所发现的一切。反过来讲,《卡夫卡谜题》在文本生成的意义上最要紧的一点价值,就体现在它把一位本已非常熟练的作者重新拉回了感受世界和表现这些感受的起点状态。在这个起点上,作者和作者理解的卡夫卡,以及作者用以表达他这种理解的文体,都一起再度出发,踏上了新的里程。

《中国思想史》,(法)程艾蓝著,冬一、戎恒颖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在文化和文学多边越境、相互穿梭的“走出去”已经成为客观常态,而不再是一种悬空的想法或者待定的选择的当今时代,比以往更加深入细致地认识和理解外部世界的需要,变得前所未有的迫切起来。不过,我们常常把这种需要简单化地处理成单纯的“知彼”。尤其是在“知彼”本身已经很繁难的情形下,确实很容易在求知过程中,淡忘了“知彼”的初心,仍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住我们自己与各种“彼”的力量相处和交涉时的立场、姿态和做派。换句话说,在认识他者已成为当之无愧的特定时刻,与其慢慢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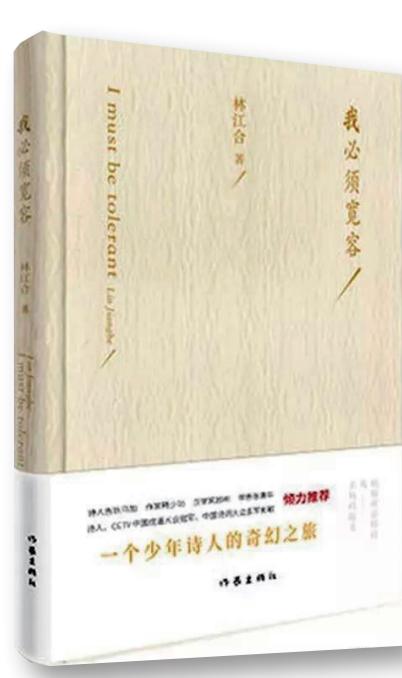
解别人生活的一般状况是怎样的,不如首先了解别人是如何认识和理解我们的。很明显,后一方面,可能会更直接、更有力地决定着别人对我们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的可能取向。

法兰西公学院中国思想史讲席教授程艾蓝(1955—)所著的这部《中国思想史》,可谓一部足以鲜明凸显“他者”视域特色的“我们的思想史”。作者是生于巴黎的华裔女性,生活、成长和受教育的主要地点和从教治学的职业背景,都在法国,但至亲家属又曾多居祖国。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思想学术的第二个春天来临之际,她一度就读于复旦大学,对当时中国人文学术乍暖还寒的社会际遇以及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等领域学思理念和治学逻辑初现的新陈代谢气象,有过切近的感受。这些相对对于我们既有“己”的一面、又有“彼”的一面,既包含着内在于我们的某种视角和意识,更呈现着远在我们以外的欧洲知识和欧洲思想的参照和根基的复杂体验,为这部中译本厚达800多页的《中国思想史》注入了独特的冲击力和感染力。

以全书逾46万的汉语字数来看,上下4000多年中国思想流变全程的承载量,显然是非得用巧劲儿才能挑得起且挑得稳的一副重担。在这点上,作者不但没有采用某些小马拉大车的简编大叙事著作所常用的减法加工,相反,还坚持对中国思想史展开历史序列完整的全景概照。全书六编22章,从勾勒商周文化和孔墨学说的“中国思想的古代基础”开篇,继而聚焦庄子、孟子、老子、荀子、法家、阴阳家、《易经》的“战国时期的自由交流”,再到梳理两汉思想汇流和分蘖的“遗产的修整”,进而延伸到探究南北朝至隋唐“巨大的佛教震撼”,以及宋元明持续6个世纪对佛教冲击既迎且拒的“融佛后的中国思想”态势的分析,最后归结到清朝至20世纪“近现代思想的形成”。

所有在寻常有关中国思想史的著作里被提及的重要人物、重要文献和重要现象,在这里都无一遗漏得到了关注。不同的是,熟悉的论题细节和文献个案,在此形成了不少迥异于国内通行的思想史著作的匹配和诠释,而支撑其后的,则是一直在依着其自身的学术传统和文献基础不断变化的欧洲汉学的总体知识脉络。按照作者为中译本特地写的弁言所述:“摆在中文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既是一部从上古至现代的中国思想史,也是作者中国和欧洲双重文化身份造就的对这段历史既内又外的解读。”事实上,从作者自感是“既内又外”的解读中显露出来的“外”的一面,尽管带着些微或许是由于多番转译所致的征引史料文献的无意疏失,但总的看来还是神完气足、活力四射,满含着激发人思考的知识趣味和精神能量。而这,很可能就是这部著作经汉译而回转的中国的最大意义和最可贵价值。

向一位少年诗人致敬



最初读林江合的诗,从他的思维、意向、表述、语言质地,都可以确认他是一个成熟的有个性的诗人。随着读的越来越多,从他的成熟里读出了更多的单纯和惊奇。单纯的成熟和成熟的单纯,他诗歌的小宇宙对我们这个复杂、世俗、武断、粗鄙的成人世界,发出了静静的呐喊之光,如他这本诗集的书名:“我必须宽容”!是的,当我读到一位15岁的少年诗人的这样诗句时,犹如触碰到火星的寒冷。我的内心在发抖,在惶恐,在羞愧,在祈祷,是什么样的情形?什么样的事件?什么样的事件?竟然让一个阳光少年发出了如此超验的重金属般的声音!“我——必须要宽容……我看所有人/在空气的肚里/颜色深浅/熔化的/光的大小/叶片痛到弓起腰……像执刀轻笑的大侠/在他的最后一丝风里/蔓延成/癌”。在这首诗的每一个音节、每一个词里,我都能感受到来自灵魂深处的重量。同时惊讶于林江合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精准的诗意抵达!“我看所有人,在空气的肚里”,天哪,我在猜:小江合把人间的黑暗暗喻成空气中一颗无限的痣吗?难怪“叶片痛到弓起腰”,而“执刀轻笑的大侠”也许就是诗人自己吧?当我读到这样的诗篇时,我的灵魂也痛到弯曲起来。我们喧嚣、繁华、加速度的世界真的病得不轻,而对这个世界病灶,小江合像一个经验老到的医者,在一首短诗里借用一枚叶片的疼痛,一颗痣的黑的延伸。他像一个“执刀轻笑的大侠”,轻轻地把脉点拨,表达他年仅15岁,却又远远超出我们一般成年人的胸襟和豁达。在这里,我由衷地以一个同行的赞赏,而不以一个前辈的姿态来向这位少年诗人致敬。

“诗人是被驱逐的神明,奥林匹斯的太阳向地心升起”。这是林江合《它》中的诗句。由此可见,一个15岁的少年早熟的聪慧和对现实超乎常人的洞察力。奥林匹斯被古代希腊人视为神山,而在这位少年诗人心中,当一个时代诗人是被驱逐的神明时,奥林匹斯的太阳只能向地心升起。林江合把希腊神话如此巧妙贴切地运用在当下的语境中,让我们内心感同身受

的同时,也产生无限的想象。“它的灵魂/一次次被根号分割着/残存不多的语言被分割着……车在废气中不朽着/灵感在不朽中污染着”。在诗人展现的这样一幅后现代倒错、荒诞的图像中,灵魂可以被数学的根号分割,语言可以被分割,天空、云朵……一切似乎都可以被分割!我们将怎样安置那被污染的灵魂呢?这首诗丰沛的信息量和张力,让我想到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只不过,画家用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北宋都城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我们的少年诗人却以他独特的像数学一样单纯的视角,把这个时代复杂的精神图像,用叠加、穿越、折射、隐喻、折叠、粉碎等方式,浓缩在一首短诗里了。用他敏感而充满陌生化的想象,把我们生活中麻木、倦怠、习以为常的词语、事物、行为、像癌一样的身体特征等,自然地柔和在一起,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当下后现代精神拾荒图。在一次读完他的《2017》后,我着实诧异于他的诗突飞猛进的大胆、成熟、语言干净,犹如青草般自然,有着没有被这个世界污染的诗的自由和率性。特别是读到:“2017/可爱得很/细腻得很”这样如天籁般自然又充满童真趣味的诗意图淌,感觉2017就像一件心爱的毛茸茸的宝贝,颇富质感,完全与冰冷的时间无关。我的内心仿佛也被一丝甜蜜和温暖充满。小江合的诗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2017作为年份,它四季的冷暖、它人间俗世的复杂、它滴嗒滴嗒的时针指向、它光阴中的空间,在小江合的文字里被一一过滤掉,被抽象了。像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艾伦·麦席森·图灵,用神秘又简单的方程式,为我们描述这个充满了生长、发展、混乱的世界,而小江合则用文字描述了他感知的最单纯的生命初始状态,然后让它进行演变。“然后/时间背后/你的眼睛闪烁/黑夜旋转着/淡蓝色的星星一颗一颗/藏在轻轻的云后/当然/冬日的太阳没那么简单/吉他混合着琵琶/粗粝的香气/当然/2017/可爱得很/细腻得很”。在这有序与混乱之间的物态世界里,小江合无意为我们打开一个通向艾伦·麦席森·图灵的视角,即艾伦·麦席森·图灵为人类发现的奇特而难以置信的生命的秘密,可以用最简单的数学方程式描述最复杂的生物世界。正因此,人类才发明了计算机。这就是小江合的厉害之处,他轻轻松松、自然而然就抵达了生命系统的核心!也许冥冥中,超乎寻常、脑洞大开的天才都是相通的,没有年龄、时空、学科的界限。

一个诗人仅仅对词语、语言有移动的天赋,而没有一颗对他者和世界的仁爱之心,也不是最好的诗人。犹如黑鹰,部件再好,发动机有缺失,也飞不上天空。难得的是,小小年纪的林江合,却有

(《我必须宽容》,林江合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1月1日出版)